

# 禍福無常的真實故事

吳 崇 蘭

## 善惡果報漫無標準

人們常說：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；禍福無門，唯人自招；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；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；……

事實上，這些話，確實是一種警勉人向善向上的好話。在今日這個世道日下，人心衰微的時代，我們做人，固然應該行善，應該自求多福，應該努力種瓜，努力種豆，默默下工夫，努力耕耘。當別人遭災受難的時候，切不可說風涼話，更不可幸災樂禍。因為，說不定有一天自己也會遭到同樣意想不到的禍事。

譬如說：某人生病進了醫院，他的朋友便會議論紛紛：

——他平日太節省了，捨不得穿，捨不得吃，營養不良，當然就容易生病……

某人得了絕症，就說他性格不够開朗，凡事都放在心裡不說出來，人又過分敏感，不關自己的事全會牽扯到自己頭上，鬱抑終日，沒有病也會悶出病來……

某人心臟病去世，就說他年歲這麼大，兼兩

個工作，操勞過度才會這樣，凡此都是看不開。爲了錢，命都不要。

有人生怪病手術去世，也會有人罵他生前作惡刻薄，才會有此報應。

有人撞車，就議論他開車太快，心粗意大。

有人被機車撞到，或蹺了跤，就說他太不小心。

……

總而言之，只要某人遭了禍事，不是前世作孽，就是今生作惡。要不然就是對人生看不開，自作自受。

殊不知人活着，是很難看得開的。而那些災禍，說不定有一天也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。到時候，又該怎麼說呢？

生老病死，固是人必經之途，那些飛來橫禍，更是不長眼晴。它根本不作善惡的選擇，遭到了，遇到了，我們只能說在劫難逃罷！我們祇能物傷其類，一掬同情，切不可事不干己，冷言冷語。

有時候，存心也許是惋惜，却讓人感到話中有刺，甚至於無情。

這兒，是我一位朋友的故事。  
在說這個故事以前，我連帶要先說幾位我熟悉或熟識的人和事。

## 避壽祝壽身遭橫禍

三十七年前，抗戰勝利，臺灣光復不久，我家定居嘉義。

後院鄰居，爲一寡婦，臺籍人，曾隨夫至天津經商。育有三女一男，均容貌清秀，大女兒適臺籍夫婿，因當時臺灣人久在日人統治下生活，受日本人影響至深，男人都有一種大男人思想，事事佔先，視妻女有若奴婢。曾在天津受男女平等新思潮衝激的大女兒，受不了這種忽視和壓迫，與夫婿不洽而終離異。從此一心一意決定要嫁個內地郎。先有意於我們宿舍內的一位單身漢沈君。其奈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未能結成連理。後嫁與嘉義有名的圓環中心中央餐廳主人毛思傑君。

毛君爲退伍軍人，四川籍，爲人慷慨，行事幹練，交遊廣闊。不拘小節，談笑風生，一表人才。兩人結合，可以說郎才女貌，配合得恰到好

處。後產一女，視如掌上明珠。一家三口，真是其樂融融。寒來暑往，掌珠已長得亭亭玉立，進入中學讀書。

毛君亦屆知命之年，親朋好友，發起為毛君擴大祝壽，熱鬧一番。毛君為免友朋為他花費，遂悄然携眷，全家北上旅遊，一來避壽，二來也為博妻女歡心，視作二度蜜月旅行。抵北以後，下榻於臺北一大旅館，晚間並與臺北友人通電話，約定於次晨見面。翌晨，友人雇計程車如約前往其下榻旅舍，但見巍巍高聳的旅舍，已成焦瓦廢墟。而毛君一家，遍覓不得。最後在旅舍電梯殘骸口發現一男屍，二女屍，已成焦炭。依稀辨認猜測，知即毛君一家。因為避壽，竟至造成全家死亡的慘劇。

另有一對夫婦，居住美國中部，有一子一女。女已結婚，並育有兩個三、四歲的小孩，子則還在大學讀書，即將卒業。

某年適逢母親五十大壽，姐弟相約同往賀壽。姐夫開車，弟弟順搭便車，一車五口，浩浩蕩蕩抵達父母家中。一家團聚，三代同堂，祝壽賀壽，高朋滿座，觥籌交錯間，誰都稱贊壽公壽婆好福氣，壽筵結束，又聚了幾天，即告別壽公壽婆，返回原地工作、讀書。

工業時代的家庭，兒女成長後，隨職業定居，會少離多，小聚即散，臨別不勝依依。車行不久，即上高速公路。高速公路中間隔有安全島，一來一往，各不相關，誰知行程中對面忽然殺出一個程咬金，一輛汽車疾馳衝過安全島，說時遲那時快，要剎車，要轉道，均已不及，碰的一

聲，兩車相撞，兩敗俱傷。姐姐、弟弟、姐夫，與對方駕車人當場死亡，兩個小孩，昏迷不醒，經醫治療，雖然痊癒，却成癡呆。壽公壽婆，看着這一雙僅存的癡呆外孫子，其傷心欲絕的程度，也就不言可喻。

### 良師之死大使之亡

吳子我女士在抗戰前為我中學老師，抗戰時又為我中學校長，兩度師生，情非他比。某次，婦女寫作協會開會，我與吳師均出席參加。吳師仍似當年，着一襲素衣。

當年在中央大學讀書時，曾推行布衣運動，抵抗日貨。陰丹藍與安安藍布之普遍成為當年的校服，於抵制日貨，倡導簡樸，功不可沒。其時我看到吳師仍穿素衣，即向吳師建議不必再拘於素衣。因時代進步，工業發達，花與素，已不再再有重大區別。何不挑一些與自己合式的花色做衣服，使青春煥發，氣氛活潑？她聽了我的話，果真以後做了幾件顏色較為鮮明的花衣服。後來她自美國考察回來，一直說要送我一支口紅，都沒有機會見面給我。我出國赴美時，她特別趕到機場來送我。將那支她許願給我的口紅帶來給我，要我留着做紀念。原來那支口紅是放在一個帶鏡子鍍金盒子裏的。即使口紅用完，那個鍍金盒子還可當鏡子用。這件禮物，我一直珍藏至今。我到美國後，和吳師雖不常通信，却一直保持聯絡。

一九七二年，由於年齡的關係，吳師自教育部退休下來。她身體一向健康，精神也很好。退

休下來，全副精神正可以從事著述，安享餘年，誰知退休剛剛辦好，她便被一輛摩托車撞倒，當場死亡。

前駐美大使館參事鄭建生先生，母親年輕守寡，其弟為遺腹子，母親含辛茹苦，撫養他們長大，兄弟倆侍母至孝。而鄭先生幹練有為，富朝氣，有革命精神，對上不阿諛，御下不作威，能用人之長，甚得人敬愛。其夫人孫瑞芳女士，為其同學，當年因參加歌唱團而結識結婚，是賢內助。唯鄭先生在外交部多年，遲遲未能升遷為獨當一面的職務，不能充分施展長才。後發表為駐史瓦濟蘭國大使，其舊屬莫不為他歡欣。蓋史瓦濟蘭國雖為一小國，鄭先生終於成爲獨當一面的領導人物，得放手施展宏才，報效國家，值得慶賀。鄭先生上任後，整頓館務，折衝尊俎，宣慰僑胞，甚有政績。正擬有一番作為。某日應僑團之邀，與其秘書同赴酒會，因秘書係識途老馬，遂由秘書駕車前往。酒會中並即席演講，深得好評，返程時仍由秘書駕車，此行不虛，私心甚慰，孰知車行途中，轉折處突逢障礙，發現時已剎車不及，竟至翻車，秘書因有駕駛盤支撐，受傷輕微。鄭先生則彈出車外，重創失血，返魂乏術。鄭先生到任展開館務，不過三個多月，真是令人扼腕嘆惜。

### 文壇名流意外之災

文化界名人梁實秋先生夫婦，晚年隨兒女寄居美國，老兩口終日鸚鵡鰾鰾，形影不離，每日燒幾樣精緻小菜，泡一壺清茶，閑坐小語，間或

攜手同出散步，老夫老妻，真是人間仙侶，人人羨慕，個個讚仰。永結同心，白首偕老，生同衾，死同穴，當可預卜。誰知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梁夫人竟於某次散步時，為突然倒折的電桿壓斃，折翼的梁先生不久即續弦韓氏。豈是當年所能預料？

某君我雖不識其人，他的文章，却是每期必讀。後來忽然有半年之久，不見他的文章出現。心中正自奇怪，後來才知道他有半年的時光，一直在生之苦難中掙扎。原來他於過年時在友人家歡宴吃火鍋，酒足飯飽之餘，本準備散席，慫恿的主人却仍熱忱相勸。燒火鍋的酒精燈酒精將盡，主人即上街在附近藥房中購買藥用酒精代用。不料酒精燈爆出一粒火星在某君的衣領上。

在這原子時代，所着衣服，都摻有化學品，於是樂極生悲，星星之火，立刻燎原。一粒火星，使得整件衣服都燃燒起來，雖經大家撲救，不能熄滅，後來主人用棉被包裹，才算熄了火。可是某君已面目全非，受嚴重灼傷，痛入心尖。在治療期間，每日敷藥，有若揭皮，呼天搶地，痛苦難以言宣。半年以後，總算保得一命，完全痊癒。可是從前的容顏，已不復可尋，今日的面目，「我」見猶厭，更別說旁人了。內心的憾恨，知有多深？

姜明芸和劉明經，都是我的老友。姜明芸在中學擔任輔導工作多年，頗有成績。她能言善道，幹勁十足。公務家務一手包辦，乾淨俐落，井井有條。一九七九年暑假，我女兒幼珊回國觀光，她特別抽空去看我的女兒，從前我們家住嘉義

的時候，姜明芸家亦在嘉義，她的兒女，都以大牛、小虎……稱呼，我的兒女則以冬瓜、西瓜……稱呼，我們常戲稱她家為動物園，我家為瓜果園，這次我女兒回去，她對我女兒特別親切。誰知未及一禮拜，她即為摩托車所撞，撞她的人，騎了摩托車逃之夭夭。幸虧路人將伊送至醫院，但是活蹦鮮跳的她，竟弄得半身不遂，不能動彈，誠為可悲。劉明經是一個標準的公務員，也是一個標準的好朋友。他奉公守法，熱誠待人。他結婚很遲，結婚時我們彼此分隔在南北兩地，所以我們未能參加他的婚禮。後來聽說他有了兩個男孩，活潑精靈，聰明可愛。可是我一直沒有機會見到他的夫人和兒女。後來出國了，連信也少通

。十多年後，有朋自國內來，談起劉明經，才知道他遭遇了一件悲痛慘事。據說，他的大兒子長得高大瀟灑，帥氣十足，讀書又聰明，考取臺大，在學校中亦很活躍，一年，兩年，就將畢業時，某天，有同學邀他出去打球。那天正是星期日，平日他們週末打球，都至一中學校操場打，只是週末中學校校門深鎖，無從得門而入，多是爬牆進去，爬牆出來，是日亦不例外。他們爬牆進去打完球，爬牆出來時，他一不小心，竟碰在牆上的鐵蒺藜上，於是肚破腸流，血灑滿地，號叫呻吟，幾乎是當場死亡。活生鮮跳的人出來，却變成了血淋淋的死人。父母養他、育他，培植他到大學，即將可以為社會服務，為自己立業，報國恩報親恩的時候，却就這樣毫無意義的死了，死得那樣慘，死得那樣突然，死得那樣不值，怎不叫父母傷心？另有兩件事，一個是臨陣脫逃，躲

過一劫。一個是在劫難逃，自投羅網。都是陰差陽錯造成的後果。現在且聽我慢慢道來：

### 王藍陸運濤幸與不幸

香港的電影事業，一向以邵氏影業公司實力最大。而能够與邵氏匹敵稱雄者，唯電懋影業公司一家。多年前，電懋公司的董事長陸運濤偕其夫人返國作蜜月旅行，在臺中暢遊後，因事急欲趕返臺北。但國內航線乘客擁擠，票已售罄。陸氏夫婦正感欲速不能達，恰巧有人退票兩張，陸氏夫婦才能趕上這班飛機。不料這架飛機上得天空不久即告失事，全機無一倖免。

作家、畫家雙棲的多才多藝的王藍，多年前到美國舉行畫展，一路巡迴展出，演得好評，頗有斬獲，畫展結束返國時，順便在機場購買飛行保險，並立即將保險存單放入家信寄出。「若果飛機失事，家人可以得保險公司賠償，不致為衣食陷入愁城。若是飛機平安抵達，花這一點錢買個安心，也是值得。」這是王藍的想法。飛機抵希臘的雅典時，需要換機票，王藍到航空公司辦理手續，正值中午。航空公司的辦事小姐以不是辦公時間，不作理睬，且出言不遜，王藍一氣之下，立即退票，那張退票即為一位外國老太太買走。他自己則乘別家公司的飛機返國。誰知那退票的這架飛機，才起飛即因故障爆炸，乘客也全軍覆沒。王藍的家人因收到王藍的家信，知道他的旅程航線，聽到他預定乘坐的飛機失事消息，對着那張保險存單哭得死去活來，鬧得天翻地覆，整個的家，被愁雲慘霧籠罩。等到王藍返國，

回到了家，他自己還蒙在鼓裏，不知自己已逃過一劫。他的家人見到他，却有如隔世了。

又如最近來華府墜機大災禍：今年（一九八二）一月十三日華府一架噴射機，冒大風雪起飛，送行人還未離開機場，飛機已經栽進覆蓋浮冰的波托瑪克河。附近大橋上正在馳行的七輛汽車，亦遭池魚之殃，機上、車中，七十餘人罹難。又二月八日凌晨三時卅九分，日本東京的新日本大飯店空前大火，延燒六小時，其間臺北市東南旅行社北海道雪祭觀光團的團員，亦住在該飯店。他們本擬當日凌晨六時即離開該飯店去機場乘機返國，由於兩小時二十一分鐘之差，即有十二位團員葬生火窟。命也？運也？還有什麼話可說？

## 劉伍羣是標準好人

我說了這麼多無常禍福，現我要開始述說我這位朋友的遭遇了。

這位朋友姓劉，名伍羣，東北人。他在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，一直在軍隊裏。神聖的抗日戰爭，勝利的光榮有他的份。他流過血，出過汗。以後又輾轉剿共，來到臺灣。從軍隊裏退伍下來時，他已經三十出了頭。

爲了充實自己，劉伍羣決心拋開過去的一切，重起爐竈，繼續深造。他孜孜不倦的埋頭用功自修，終於考取了國立師範大學。於是他開始他的學習生活，當一名「老」學生。他是一個熱誠、慷慨、好學、刻苦、耐勞、樂於助人的人。他

進了師大以後，正好他的一位老朋友陷入失意困頓中，需要一筆資金去做生意謀求發展；向他開口借錢，他想他現在進師範大學，不需要很多錢應用，就將他的退伍金悉數借給了這位朋友，誰知這位朋友的生意又遭失敗，他的退伍金也就泡了湯。他不得不於課餘去兼做家教，以賺取零用金。雖是如此，他用錢仍是非常慷慨。

他在班上，不特是個用功的好學生，也是相當活躍的學生。由於他在班上的年歲最大，又有好多年的世故閱歷，對人又熱誠和氣，同學們都把他當老大哥看待，他也很能做一個老大哥的樣子。平日排難解紛，照顧同學，無微不至。因此，班上有任何郊遊活動，他也順理成章的被公推成爲主持人。在歡樂郊遊的時候，他常常自掏腰包，作額外的招待。他的誠懇親切，及做事的井井有序，贏得全班同學的尊敬，也博得教授們的偏愛。

師大畢業，劉伍羣又參加外交官高考及格，不久即進入外交部工作。他進入外交部工作後，和同班的女同學羅秀華一直保持聯繫。羅秀華是一個玲瓏嬌小的女孩，本省籍。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，她和劉伍羣並不很接近，她只是把他當長兄看待。當然啦！劉伍羣雖然品貌端正，有學識，有能力，做人又好，但他比羅秀華長十四歲，又是外省籍，那個時候，外省籍的人想娶個臺灣小姐，即使小姐自己願意，還得跟家庭大鬧革命呢！何況無根無柢的劉伍羣還比她年長十四歲！但是姻緣這樁事情，有時候是無理可喻。說來說去，我們無法解釋，只能歸之於一個「緣」字。

他們在學校裏，一直只是普普通通相識的同學而已。畢業以後，藉着通訊、電話，偶爾的約會，倒是漸漸接近起來。那時候，羅秀華在衛理女中教書，在外交部任職的劉伍羣，不時給她電話。在電話中聊得也很開心。外交部有什麼郊遊活動，他也會邀她一起參加。如是一年有半，兩人才論及婚嫁。

自然，最初的時候，他們的婚姻也遭受到羅秀華家庭的反對。省籍不同，年齡懸殊，是最大的阻礙。由於羅秀華的堅持與疏通，最後他們終於在那年的聖誕節舉行婚禮。結婚請帖發出，使得同班的男女同學大爲驚訝。大家都說他們戀愛的保密工夫真好。有些女同學私底下向羅秀華追究：「你們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要好的，爲什麼我們一點影子都沒有？」羅秀華告訴她們：「那是畢業以後的事。她們都不相信，以爲她騙她們呢！」

劉伍羣和羅秀華是在一九六五年聖誕節結婚的。他們結婚比預定的時間晚了好幾個鐘頭。因爲羅秀華的伴娘到修道院去玩，玩得很晚，睡在修道院裏。她們早晨起來的時候，修女們尚未起來，大門是上了鎖的。修女住的地方是另一棟房子，也是上了鎖的，她們叫天天不應，喊地地不靈，最後只好爬牆出去。等到趕到禮堂，已經晚了好幾個鐘點。行過婚禮，教會爲他們安排茶點招待賓客。他們因爲事先已買好去日月潭玩的南下火車票。由於婚禮延後，就無法出席參加茶會。只得讓父母兄弟及伴伴郎代爲招待賓客。他們的蜜月旅行是很簡樸的。遊過日月潭，

即南下到嘉義，到了嘉義，兩個人訂好旅館，便到嘉義的圓環遊逛。圓環有好多小食攤，兩個人在馬路邊的小食攤吃米荳湯，津津有味，情趣無窮。第二天又去高雄，到羅秀華的大哥家去做客。這一趟南下之旅，就是他們的蜜月旅行了。

結婚之後，羅秀華由職業婦女兼做家庭主婦。掌廚一項，就難倒了她。本來她就不會燒飯炒菜，加上兩個人南北口味迥異，事事都得學習。很久才能協調。劉伍羣的個性很強很烈，是非分明。小倆口有時也拌嘴，若是劉伍羣錯了，他決不僵持，立刻道歉。

## 外放駐美學而不倦

劉伍羣最快樂的一段日子，是在外交部服務的一段日子。他工作認真，應對進退合宜，上司、工友對他的印象都不錯。結婚成家之後，不久又有了兒子。公既愉悅，私亦如意。前途無限光明。後來外放到美國我駐美大使館工作，更使他喜出望外。於是他帶了妻子兒子，整裝出發。

也許由於劉伍羣比他太太羅秀華年齡大十四歲的關係，他想的特別多、特別深、特別遠。嬌小的羅秀華一向事事依賴劉伍羣。劉伍羣不願意她那樣依賴他。來美國不久，他就教她學開車。她膽子很小，每次學開車，心驚膽顫。幾次要半途而廢，他都不允許。他一面鼓勵她，一面耐心的教她。等她學會開車，他又鼓勵她去讀書。那時候，他們的孩子還很小，他商請他的岳母代他們帶孩子，讓羅秀華去念書。羅秀華先申請華府的天主教大學，經過考試，成績可以通過，天

主教大學却遲遲不通知入學。後來輾轉打聽，才知道別有內情。原來他們因臺灣來的學生，學成後都不返國而留在美國工作，所以他們不願意收臺灣來的學生。雖是如此，却又不能將這形之於文字。羅秀華後來申請到匹次堡去讀書，劉伍羣和她便成兩地相思。好在匹次堡離華府也只不過三個多鐘頭的車程。劉伍羣每隔三個禮拜，便開車到匹次堡去看她，每次去看她，總是從華府買了螃蟹帶去，請羅秀華的同房和中國同學一起吃。他有講不完的故事，娓娓道來，引人入勝。他常常說：他開車去看羅秀華的時候，由於興奮開心，覺得路途很短，一會兒就到了。等到與喬會後，回程就覺路漫長，開好久才能到家。常常路邊有人翹着大姆指要搭便車，他都停下來讓人搭他的車。羅秀華這時也像當年的劉伍羣，是班上的「老」學生。她整整念了一年書，才修完圖書管理學。這時的圖書管理，已不像以前那麼吃香。僧多粥少，已到飽和狀態。幸好她運氣不錯，居然一下就找到了工作。這時候，她的母親也將他們的孩子從臺灣送來了。一家團聚，好不開心。

劉伍羣和羅秀華夫妻兩人就就業業工作了一段時候，手上也有了一點積蓄，便買了一棟小房子。男孩堯堯，這時候也開始上學了。他們的生

活終於安定下來。

那一棟玲瓏整潔的小屋，牆壁上掛着中國的字畫，客廳裏養着盆景。餐廳的玻璃櫥裏，是一些中國瓷器和小擺設。樓上樓下，鋪着紅色的地毯。擺着坐起來十分舒適的逍遙椅。……一切，

不只是肝膽俱全，簡直稱得上美侖美奐。

逢年過節，劉伍羣總喜歡招幾對老朋友，湊成一桌，羅秀華圍上圍裙，蒸炒燒煮，儼然一個能幹的小婦人。劉伍羣則負責上菜、洗碗等打雜工作。一個賢惠，一個體貼，兩人相敬如賓。

## 佳兒孝子人間美事

堯堯長得粗粗壯壯的。學校功課，名列優等，被老師視為天才兒童。接連跳了好幾級。初中三年級就到大學去上微積分。孩子雖長在美國，由於家庭的薰陶，却非常非常的中國。學中文，說國語，敬老尊賢，謙虛有禮，客人在家，也會幫着敬煙敬茶。滿座高朋，享受美酒佳餚口福之外，那一份和悅的家庭溫馨，更令人欣然陶醉。

有時候，他們到某處有事，他們會給某處附近的老朋友一個電話，一家三口，順便去拜訪老朋友，坐談片刻。在美國，這是異常稀有的純純友情。有如喝一杯龍井，令人口齒生香，心暢神怡，回味無窮。

羅秀華是虔誠的基督徒。劉伍羣因羅秀華的緣故，也成了基督徒。週末，他們就忙着上教堂團契聚會。每個聖誕節來臨時，劉伍羣總是熱心地幫着佈置教堂，爬高落下，忽東忽西。他心靜手巧又伶俐，在軍隊裏的一段日子，訓練成了條理秩序的生活與思緒。如今做任何事也有條不紊。

從外交部退休下來後，劉伍羣又去選修了電腦方面的課程。一方面在美國的政府機關找了個爬高落下修理有關電器的工作。這時候，他也得

到了淪陷在大陸三十多年的家人的消息。他很高興的知道他的父母還健在。忙着匯款、寄電視機、寄衣物，略盡孝思。他常說：他準備帶他的兒子回去看老父老母，也讓他們看看他們多年不見的兒子，和尚未見過面的孫兒。不過共產黨的事情反覆無常。他也不免有許多疑慮。但不管怎樣，能够與老家互通消息，能够對父母稍盡人子孝心，能够對手足有所幫襯，他已心滿意足。

在文摘上，讀到一個美國女孩因車禍昏迷不醒達十多年，她的父母被拖累得疲困不堪，要求拿掉她的氧氣管而成為法律問題。臺灣的一個不幸女孩王曉民，與那個美國女孩同樣的情形，也把她的父母無限期的拖累。這兩個事件，使劉伍羣為生者嘆息。他常常對羅秀華說：「秀華，若果我發生這樣的情形，我寧願死亡，不願拖累你。」羅秀華有時也會發嬌嗔：「你什麼不好比，要比這些？」

一九七九年的聖誕，是劉伍羣和羅秀華結婚第十四周年紀念日。他們在教堂和教友們狂歡熱鬧了一晚。回家已經很遲。因為這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，兩個人又不免回憶起結婚時的趣事：伴娘爬牆啦！嘉義馬路上小攤邊吃米菽湯啦……這些瑣細的小事，簡單的婚禮，樸素的蜜月，回憶起來，那沉澱在心底的蜜汁，經過時間的淘鍊，更純更甜了，兩個人不覺談到晚上兩點多鐘才睡。

### 晴天霹靂跌破腦骨

第二天，原來休士頓有位朋友要來，劉伍羣

已經為他的來請了假。後來這位朋友的孩子發燒生病，臨時打長途電話來改期，劉伍羣不願把留存的假期隨便用掉，便照常去上班。羅秀華因為昨晚睡得遲，沒有起來為他弄早點，他自己胡亂吃了個三明治走了。羅秀華後來起床之後，就和她孩子高高興興的來烤火鍋。誰知下午兩點多鐘的樣子，劉伍羣服務的機關來電話，說劉伍羣從高處跌下受傷了，要她趕去醫院。

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。她即忙放下火鍋，帶着還不到十三歲的孩子開車趕去醫院。醫院裏，劉伍羣正在手術室急救，羅秀華被擋在手術室外。羅秀華雖然心焦如焚，却十分鎮定。她相信美國的醫藥發達，劉伍羣必能安然無恙。是腦蓋骨碎裂現象，腦中有淤血，必須立刻動手手術，手術前前後後整整花了七小時，是一個十分艱難的大手術。一絲一毫都差錯不得。手術過後的劉伍羣，頭腫得像笆斗那麼大。眼睛閉着，眼皮翹着。一根塑膠管，從嘴裏直伸至喉嚨給他輸送氧氣。而血絲從嘴角慢慢流出。多陌生多恐怖的形象。劉伍羣簡直不像他自己了。他的小妻子羅秀華，和他們的獨生子堯堯，流着眼淚，不眠不休的伴着他。

三天三夜過去了，劉伍羣的頭臉已略為消腫，却仍然昏迷不醒。醫生說：劉伍羣也許會醒來，也許就此一直昏迷下去。聽了醫生的話，立刻使人聯想到那個長眠不醒的王曉民。令人好不悽惶。他一向為人不錯，愛家，愛朋友，愛人又自愛，從不肯傷人的心也絕不肯因為自己的緣故使朋友親人為他操心。如今他却無可奈何地躺在那

裏。他的親人、教友、同事、老朋友，每天都為他虔誠禱告。大家雖然為他作最壞的打算，却仍抱着最大的信心、最好的希望。親友們在他病榻前與他握手，跟他說話，那時候，他的手指輕顫，眼皮跳動，這是一種知覺的徵象，給他的親友滿懷鼓舞。他的妻子羅秀華更積極的為他讀報紙新聞。因為他一向關心國家大事，報紙是他每天不可或缺的精神糧食。他的獨生子則在床前不時的呼喚：「爸爸，我愛你，請你快快醒來。」

愛是一種力量，大家都希望劉伍羣能在愛的力量中更加上自我掙扎，掙脫那昏迷的惡魔，從昏迷中醒來。希望他用他一向堅定的意志，努力奮起，打一個漂亮的勝仗。

一個禮拜過去，劉伍羣的頭臉消腫了很多。不再像前些日那樣可怖。去看他的人已經約略可以辨認他的輪廓。由於腫脹，皮膚顯得特別細緻光滑。眼皮上一層黑圈，倒像愛美的女人在化妝時特別用眉筆勾畫的。嘴角仍然有血絲淌下來。除了略略消腫，並未見有任何進步。

### 人神無助雖生猶死

羅秀華已經請了一個禮拜假。她的假期不多，她必須回去工作。她不知道劉伍羣什麼時候能够好起來？這是一場戰鬥，它也許是短期的，也許是長期的。要想打勝這個仗，不論它是短期還是長期，她必須作長期戰鬥的準備。她與劉伍羣年齡懸殊。劉伍羣一向像一個大哥哥那樣照顧她，她依賴成了習慣，現在她要學習着單獨站起來。照顧劉伍羣，並支撐這個家。現在她發現：要

不是當初劉伍羣逼着她去學開車，鼓勵她去讀書，她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應付這個突變的。爲了孩子，她更必須安靜、鎮定，不隨便浪費時間與精力、不感情用事，不激烈衝刺。她充滿信心地每天爲劉伍羣祈禱，充滿信心地等待劉伍羣的康復。不論怎麼忙，不論怎麼累，每天必定去醫院看劉伍羣，協助護士爲他抹身，爲他作肌肉運動。雖然沒有回應，她仍然耐心地跟他說話，希望給他精神上的鼓勵和力量。對於這樣不能言語，不能動彈，甚至不能作任何表情的病人，做護士的也會偷懶、疏忽，反正病人不能訴苦、不能抗議，家屬在久病無孝子的情況下，也不會動探。她得馬虎處且馬虎，樂得偷懶。羅秀華的慫慂探望，每次探望又細細的察看，發現護士有漫不經心處，她就請求她們重做，有時也提出抗議。又怕護士記恨在心，在她人不在時欺侮劉伍羣，常常買些巧克力或點心請護士吃。後來醫生護士都爲她感動了，有一次，一位醫生對她說道：「你們中國人對於愛情真是執着。要是我們美國人，看到丈夫這樣，早就和別的男人逍遙去了。」

半年下來，劉伍羣的氧氣管已經不需要了。眼睛也能露出一條縫，發出一線光來，如果握他的手，他也會有些微的回應。只是依然不能動彈，不能說話，有時還發癢，喉頭起痰。醫生和護士，在他們的知識範圍之內，都盡了最大的能力，羅秀華也沒有話說了，在劉伍羣臥床昏迷之後，朋友的電話、探望、教友的禱告、幫忙，給予她心靈上莫大的安慰，精神上莫大的支持。羅秀華常常說：「這麼多友情的關注，使我知道劉伍羣的爲人不錯。使我知道我不是孤單的。萬一有什麼事我需要幫忙，大家一定會來幫忙我。即令沒有電話，沒有見面的朋友，我也能感覺到他們的關心。因爲有些事是不需要任何方式來表達，心靈自會交通，自會感覺得到。」羅秀華也很慶幸她信了主耶穌。她說：「我感謝我信了主，這麼重大的家庭變故發生，有主能爲我分擔。我把一切都交給神。神的意願，人是不能決定的，我們人所知有限，我始終不失信心。這信心並不是確定知道以後怎樣，只是感到神就在身邊，一家能度過難關。我要有耐心，好好盡力去照顧他。」當然，信心也有大小，有時羅秀華心情不好時，信心就小，但始終不失望，始終懷着希望。而且，從劉伍羣的意外事件發生後，她更學到了很多。從前，她和劉伍羣從未一起特別爲什麼人禱告過。只是爲自己，自己的家庭禱告。現在，當她爲自己禱告時，也想到爲別的苦難的人禱告，爲別的快樂的人祝福。半年以後，醫院宣佈劉伍羣的情況已穩定，要把他轉到療養院去，空出他的床位，給病情更嚴重的病人。這一個宣佈，無異給劉伍羣判了刑：醫生的能力回春乏術，到此爲止了。而療養院，就等於老人院，護士不多，醫生也只有一个兼職的。像劉伍羣這樣毫無行爲能力的人，顯然會弄得乏人照料。而且他的健康情形也必然難有進步。羅秀華爲此一再奔走、抗議、求情，都無法挽回，最後只得忍氣吞聲，任劉伍羣轉到療養院去。

### 療養院中混沌歲月

自從劉伍羣發生意外後，羅秀華每日都到醫院去探視並照料劉伍羣。這事後來爲她工作的圖書館一位已經退休的同事知道了，她便自告奮勇，願意每個禮拜三代替羅秀華去照料劉伍羣：爲他擦抹，爲他餵食，爲他運動。以便讓羅秀華安心休息一天。不但如此，這位老太太還常常做了點心，裝好匣子，留在劉伍羣房裏，送給羅秀華吃。我國人常常自誇人情味濃，說美國人沒有人情味。其實，人情味濃者自濃，淡者自淡，並不因美國人或中國人而有別也。

剛剛通信不久的劉伍羣的家人，一直不知道劉伍羣發生變故。羅秀華覺得，一切苦難，由自己一個人承擔就好了，別讓他的家人再來分擔。尤其是他的老父老母，已經七十多歲高齡，三十多年的隔絕，才獲得兒子的消息，又得到兒子的孝敬，正是樂得合不攏嘴來，突然給他們一個霹靂也似的消息，一定承受不住，所以羅秀華按月寄款回去，代劉伍羣寫信回去。信上支支唔唔，推推托托，不是劉伍羣忙啦，又是劉伍羣出差啦……到最後遍無可遁，推無可推，只好和盤告訴劉伍羣的弟妹，請他們幫忙合作贖着他的父母。好在他的父母不認識字，看到有信來也就安慰。劉伍羣的弟妹獲知兄長的遭遇，悲痛萬分。不肯收羅秀華寄的錢。力勸羅秀華不要再寄錢去。但是羅秀華仍我行我素。她寄去的錢，劉伍羣的弟妹一直不忍心用。直到劉伍羣的老太爺去世，才動用那錢。

一九八〇年聖誕節過去，劉伍羣整整昏迷了一年。一年中，好好壞壞，又歷經了許多驚險。

在療養院裏，按時吃喝睡覺，也規定一個時候得坐在輪椅上，推到一起坐開，和許多住院的老人聚在一起。坐在輪椅上的劉伍羣，幾乎是被捆綁在輪椅上的。他的右額頭上，有一個鴿子蛋大小的三角凹洞，那就是手術時除去碎骨，拿走一部分腦子所遺留的瘡疤。頭髮被剃光了。穿着療養院裏的白色衣裳和短內褲，白長袜。雜在那一羣形若骷髏的老人裏面，他並不比他們出色多少。昔日的翩翩、瀟灑、生氣都不見了。他跟那些穿着療養院制服的老人一樣，一片灰白，一片醜陋。但是，羅秀華對他的愛依舊，情依舊。她說：她和劉伍羣從結合到事故發生，整整共同生活了十四年。有這十四年，她已經心滿意足，了無遺憾。

被喻為天才兒童的劉伍羣的獨生子劉天堯——小名堯堯，自他的父親昏迷後，心理上也變得很不平衡。他有時會問他的母親：我的爸爸這麼好，為什麼他會遭遇到這樣的事情？上帝到那裏去？有時他又會問他的母親：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事情，上帝才這樣懲罰我？

### 天才兒子破碎之家

去年，一九八一年的夏天，劉伍羣仍然活在昏茫中。劉天堯的老師特別介紹劉天堯到一個研

究部門工作。這個研究部門的暑期工作者都是被學校當局認為天才的突出人物。經過國防部考試後任用的。但是所有的工作者都已在二十歲以上，只有劉天堯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弟弟。由於這個研究部門是屬於美國國防部的，任用工作者特別仔細，都要查明身家。這一來，移民局便發現他們原來還是「妾身未明」的人物，正當移民局查問的時候，國防部來了通知，劉天堯已以高分通過考試，願意任用他去工作。於是，「妾身未明」也就成了「過了明路」的「有案可查」了。從一九七九年的聖誕以後，這個一向被人稱羨的幸福家庭就破碎了。到今年，一九八二年的春天，劉伍羣仍無起色。連睜開眼睛說句話都不能。有一次，他頭發燒，背上出疹子，羅秀華打電話給療養院的醫生，那醫生却不理不睬，不把發燒的事放在心上。在美國，醫生對於家屬的意見都很大支持，像這種情形很少。後來幾經羅秀華交涉、請求，療養院終於答應她請一位中國教會的蔡醫師照顧劉伍羣。蔡醫師很富愛心，又是同胞，又是教友，對劉伍羣照顧，使羅秀華安心不少。羅秀華說：「我不要給蔡醫師太重的負擔。所以我對蔡醫師說：不一定以後要有怎樣的進步，只要把他照顧好，不要有併發症，至於清醒方面，我都交給神，願神什麼時候顯出奇蹟來。」

據說：劉伍羣從高處跌到地上後，一直講話。在救護車上，在醫院，他不停的講話，但當時沒有一個中國人在他身邊，無人能懂得他的話。羅秀華趕到醫院後，又被拒於手術室外，所以他講了些什麼？迄今都是一個謎，這是羅秀華最感遺憾的。

### 一切歸於無可奈何

劉伍羣這件意外發生後，朋友們有的說：「他是藝高人膽大，太不小心了。」有的說：「他早先原想開店，他太太不贊成。要是他開了店，也就不會出這樣的事了。」外子也說：「我會勸他不要做這種工作的事，寧可做個錢少一點的辦公室工作。要是他聽了我的勸就好了。」也有人說：「那個與他約會的朋友能如約而至，也就不會出事了。……」

這些都是對劉伍羣惋惜之辭，並無惡意，也無責怪譏嘲之意。只是，我要說：禍福無常，最小心的人，也有失足失手之時。開車會發生車禍，走路會被人撞死撞傷，坐飛機會撞山掉水，開店做生意會被壞人開槍打劫。居家會被飛機壓頂，大火燒死，洪水滅頂……禍福無常，誰碰上了誰倒霉，千萬別說：「要是這樣就好了。」一切都是無可奈何的事情，說發生就發生了。

# 交通大學十年憶舊 (續完)

凌鴻勛原著